

这是一条普通的马路，它的名字叫“巨鹿”。我总是把它想象成一只长颈鹿，而不是梅花鹿。因为，相比梅花鹿的小家碧玉，长颈鹿更加高贵、雍容。并且，惟其长颈鹿，才可称得上“巨大”，所以，我想，这条叫“巨鹿”的路，是一条大家闺秀的路。更因为，这条路上有一所院子，它的名字叫“爱神花园”。花园里藏着一座叫“爱神”的雕塑，还藏着一种叫做“文学”的东西。

每天，我都要到这条路上去上班，我的工作单位，就在巨鹿路上，我喜欢叫它“爱神花园”，虽然它的老门边挂着“上海市作家协会”的名牌。然而，这条大家闺秀的路上，亦然而有凡俗的生活。每到中午时分，爱神花园的东隔壁，总会摆出一个盒饭摊位。一盘一盘的大排骨、小黄鱼、炒青菜、油面筋，飘逸出浓油赤酱抑或葱花辣椒的香气。据说，这里是全上海出租车司机最捧场的午餐集散地，生意极好。那些穿着白衬衣蓝制服的男人们大多是站着吃饭的，他们端着白色饭盒，靠在某一块叫做“收获”、“上海文学”，或者“萌芽”的白底黑字门牌下面，吃得狼吞虎咽、吃得满面红光。某日出门打车，正好一位司机吃完午饭，便上了他的车。吃饱肚皮的男人情绪爽朗：去哪

# 巨大的鹿

薛舒

里？上海图书馆？起步费，算你给我加一块大排。我笑问：为什么都到这里来吃饭？男人后脑勺微微震动：这里的大排，真的大……后排偷笑的人，亦是暗想，以文学佐餐，这景致，整个上海，乃至整个中国，想必只在巨鹿路的午间才有。

仅仅一门之隔，爱神花园的前厅，却是一家叫“玛赫（La Mer）”的咖啡馆，兼做俄式西餐。服务生眉清目秀，煮得一手好咖啡。老板娘亦是作家，写小说，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，餐单上印着她的诗句，不是广告词般的浪漫鸡汤，而是，有些犀利，有些哲理，还有一些，并不拖泥带水的忧伤。那天她病了，手腕上贴着输液后止血的纱布药棉，一见我进门，她展开笑脸：今天做了红菜汤，很好吃很好吃，来一份吧……三角钢琴上的那本《英汉词典》，也许正翻开在第342页。咖啡桌后面的书橱，在一盏台灯的幽微光亮背后，散发出轻轻的油墨气息，与

红菜汤里的酸奶奶酪香气浑然交融。一墙之隔的花园大厅外面，银杏树下，“爱神”正静静地伫立在一方水边。

那一日中午，不知来自哪个国家的两位背包客，一男一女，白皮肤黄头发，许是情侣。他们不在前厅的“玛赫”咖啡馆点餐，却到东隔壁的出租车司机快餐店，买了两份盒饭，从“玛赫”的前门进去，又从“玛赫”的后门出去，然后，这对外国情侣，就站在了爱神的面前。他们在花园大厅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，盒饭摆在有破洞的牛仔裤包裹的膝盖上，里面自然有着浓油赤酱的大排。他们看着并不熟练的筷子吃饭，不时抬头看一眼举着双臂沐浴在阳光下的爱神，和爱神身边玩耍的四个光屁股长翅膀的小天使。他们的背后，东侧小厅的墙上，巴金老人正永恒地微笑着……好像，这只巨大的鹿，就是这么静静地看着她身边的一切，远离着、走近着、发生着，无论是高贵的爱神，还是文艺的玛赫，甚而低微的盒饭店，它都以沉默的包容，优雅地、宽怀地看着这条路上的所有生息，每天每天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想，也许，我是可以把这只巨大的长颈鹿，叫做“文学巨鹿”的。



美国15号公路上，前面一辆普通的小车，车后玻璃上贴着“我要结婚啦！”顿觉稀奇。结婚是个人的事，干嘛“广告”天下让人知道。北京籍的旅游齐进开车上，靠近小车，我们看见了，开车的还是一位美女，车里座位撒满了红色的同心结。她也发现了我们的追寻，竟然还隔窗向我们打招呼。

我们的车，与隔壁车道的姑娘并排或前后错开行驶。我们的话题，却始终围绕着她进行。个性的开朗，至于张扬！美国人，齐声说道，你看他们，不管胖的瘦的，美的丑的，富的穷的，一律自我自信，旁若无人。所谓气宇轩昂，莫不就是如此吧？内心深处的东西，写在脸上抹不去，慢慢溢出来，堵不住。走吧！我们的车，终究离结婚“广告”车渐行渐远。继而步行在旧金山渔人码头的路上，瞥见一位男士在为女友拍照。女友笑盈盈地坐在石头上摆

## 人性的张扬与内敛

朱全弟

好姿势，男士对准焦距，不料想，一个过路的姑娘跑过来站在他女友的背後，还伸出手指做了夸张的动作，更绝的是，姑娘的男友一看，奔过来又站在她的身后，同样伸手做了一个相似的造型，三人的重叠一张照，拍下来了。其实，他们素不相识，只是觉得好玩，就上去了，浪漫也好，率性也好，这些个美国人真好玩。在一号公路的山上，我们甚至看到了活生生的“拔苗助长”的美国版。两位美国姑娘双双把自己盘结的头发往上拔起，成竖立状，是怒发冲冠吗？看着她们开开心心大笑不止的样子，才知道她们在表现自己，张扬自己的青春美丽。这不正是中国摄影家赴美采风团所要的镜头吗？他们拍拍抓拍，两位姑娘报以莞尔。

人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，奈何韶光易逝，有的美丽丢失了找不回来。当晚，我突然感到肚子不适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此时，通过微信，中国摄影家赴美采风团的随行医生兼摄影发烧友的王大姐过来了，给了我两种药，嘱我吃下去，并说马上好。果然，一夜没事，第二天早上5点我就出门去锻炼了。王大姐人好，热心仗义，每次我们



## 也说“智能服务”

沈顺南

近期到银行取钱，被告知银行卡过期，卡里的钱款无法取出。后来，柜台工作人员给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要我通过电话里的语音提示重新激活该银行卡。由于反应慢，按键动作迟缓，试了几次，均被告知操作超时而结束通话，弄得我一筹莫展。请大堂工作人员帮忙，他说，你还是回家叫自己的子女去弄吧。

无独有偶，笔者的一位老友，因为收到短信提醒手机套餐中通话时长用尽，他想弄明白缘由，便到营业厅询问，被告知到自助机上自行查询。面对自助机老友手足无措，只能无功而返。

随着科技发展，各行各业都开展了智能化服务，便利了日常生活。然而，不少装置、设备看起来容易上手，但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却非易事。如果服务细节不能完善、人文关怀没有跟进，老人在这样的“高科技”成果面前，常常束手无策。在有的医院，曾看到这样的现象，一边是人工服务的挂号窗口排着长队，而旁边一排自助机前挂号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有的老人无奈地说，眼睛老花，反应不快，几次用自助机挂号，都遇到操作失败，所以还是知趣点，排队挂号吧。

自助机或语音电话是机械的，人与人的关爱才是暖心的。期待更多机构在推广智能化、自助化等技术时，能以人为本，更多地考虑和兼顾服务对象的特点。同时要做到人性化操作，安排工作人员指导或者代替不会操作的人使用智能设施，并将此举成为服务的一部分。何况，为“智能化服务”犯难的不止是老年人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有人说：动则寿，静则废；也有人说：动则耗，静则寿。真是人云我云，各有说法。笔者认为在人生旅途中，动是绝对的，静是相对的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而现今存在的普遍问题是，有了汽车、电脑等先进设备，不动有余，活动不足，更谈不上健康运动了。

我国古代养生家大致可分为两大派：运动派和静止派，而且，他们都仿效动物的生活方式，又都取得一些成绩。运动派的代表人物有吕不韦，倡言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动也。形气亦然。形不动则精不流，精不流则气郁（吕氏春秋·尽数）。”华佗还得更完整：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尔。动摇则谷气得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譬犹户枢不朽是也（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）”。静止派的代表人物要算老子和葛洪。《老子》有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，“静为躁君”的说法，主张“塞其兑（闭眼睛）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动”。葛洪从龟鳖伏不动得到启发，气功家大多主张减少能量消耗，称为“胎息”。笔者



杏林夜谈

## 运动与养生

许良

认为当今中国有四大杀手，一曰汽车，二曰电脑，三曰电视，四曰麻将，它们把人从运动场和大自然拉回来，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，造成大腹便便，颈椎僵硬，精神麻木。所谓的电子综合征，隐患更大。如何把个人兴趣爱好与身体的适应能力结合起来，在身体锻炼的同时，享受运动的乐趣，是每一个追求健康长寿的人都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。运动是基础，养生是根本。古代就有人认识到健康的秘诀是每天锻炼腰和腿。步行或跑步不仅使腰和腿部肌肉变得结实，而且也促进新陈代谢，使肺和心脏强健，并调节神经系统的活动。闲庭漫步是有道理的。饭后散步可以增进消化系统功能，促进肠管有规则地蠕动，还可降低高血压，降低血脂，减轻体重，因而有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作用。体力活动应与脑力活动相适应，二者不能偏废。人的体力长期不用，他的肢体功能就会逐渐衰退萎缩，以后，就会影响内脏功能和精神活动功能，往往抵抗力下降，其中失眠首先容易发生，其他疾病也会接踵而至。（作者为上海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）

挪威画家蒙克的作品，以独特的象征手法和强烈的个人情感著称。他的代表作《呐喊》，2012年5月，以1.199亿美元的天价在苏富比纽约拍卖会成交，创下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。这幅创作于19世纪末的名画中，瘦骨嶙峋、痛苦焦虑的主角，阴冷幽森的蓝色峡湾，岩浆一般绚烂的红霞，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透着深深的世纪末恐慌。

蒙克钟情于爱、痛和死亡的主题。他自幼体弱多病，母亲和亲爱的姐姐都死于肺结核。军医父亲神经质，对宗教十分狂热，也常给孩子们讲鬼故事，以及美国作家爱伦坡的那些充满神秘和死亡的故事。童年的经历，对蒙克日后的创作基调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他回忆说：“恐惧、悲伤和死亡天使，自我出生那天起，就常伴左右。”

1893年，蒙克在柏林展出了6幅爱情主题的画作，其中的一幅，一个黑发男子将头靠在女子怀中，女子的胳膊环绕着他，长长的橙红色头发，一缕一缕地披散下来，垂在男子的头上。蒙克原本将画命名为《爱情和痛苦》，评论家斯塔尼斯洛·普雷比斯维奇却管它叫《吸血鬼》。蒙克显然喜欢这个新标题，不仅采用了，日后再画男子倾倒在女子怀中，均归于《吸血鬼》系列名下。在蒙克忧伤的眼睛里，爱情就像美丽的吸血鬼，需要病态地用自己的血肉来供养。

他把中邪般的爱情比作吸血鬼，固然形象，但结合蒙克的个人经历，爱情更像肺结核——病魔同样在缓慢地、悄悄地耗干生命。在蒙克阴郁的生命里，女人在耗干他的激情后，全都决绝地离开，留他一个人面对情伤，如他的系列组画《吸引》、《嫉妒》、《别离》、《灰烬》描绘的一股。

19世纪80年代，蒙克在巴黎求学期间，开始在画中用女子飘荡的头发作为意象。这三千烦恼丝，是情郎难以逃脱的羁绊。《吸引》中，男女用黑色的大眼睛，深深地望着彼此，女子的头发，缠住了男子。面对宿命中的爱情，他像网中的鱼儿，无法逃离，注定要经历认真而痛苦的挣扎，直至被抛弃。蒙克也试图描绘你依我依的真爱，他曾创作过一系列的版画，起名为《吻》，蒙克的《吻》，和克里姆特的同名画作截然不同，后者金碧辉煌，画中男女相拥的姿态，温柔缠绵，含情脉脉，让观赏画作的人，心里非常柔软，憧憬爱情的美好。而蒙克笔下的情爱，则让人恐惧和不安。热恋中的男女，躯干线条是坚实的，面容却是模糊的，两张紧紧贴合的脸，连边界都淡化了——这种狂热的激情，让人失去了自我，又如何能够长久？明亮的窗子两边，挂着黑黝黝的窗帘，似乎在暗示，照亮生命的爱情一旦结束，便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和绝望。

蒙克曾说：“古人把爱情比作火焰，很有道理。一旦爱情燃尽，留下的，只有一堆灰烬。”他笔下的男子如此痴情，在爱情破灭后，依然无法放下曾经的恋情：《别离》中，男女背对背地站立，身后的海滩，象征着情感上的鸿沟，但女子长长的头发依然飘向面容凄然的男子。这种头发的意象，后来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动漫中，每次见到，都让我会心一笑，知道那是“蒙克留下的味道”。

## 蒙克留下的味道

戴紫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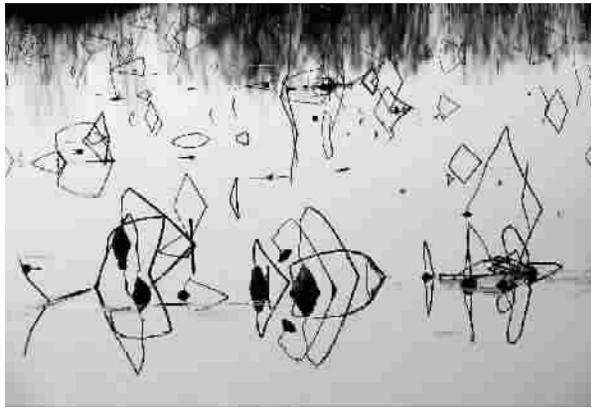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残荷墨韵

蒋爱山

寒风起，但见满塘的白荷、红荷日渐凋零，荷叶枯败，顿生“菡萏香消翠叶残”苍凉之感。然，我喜欢这样的苍凉和如此的凄美。眼前的荷，虽不再有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之绚丽多彩，不再是“红白莲花开共塘，两般颜色一般香”之碧叶翠盖清香远溢。香消玉殒，露冷莲房。但它们，依然秉持着不一样的神韵与风骨。

夕阳下，我聚焦荷塘。镜头中，逆光下的残荷落羽枯枝或亭亭玉立或相携相依或虬曲躬身，并倒影于水中，演绎成一个呈几何形状、抽象线条性的剪影，呈现出一幅幅予人以无限的想象和



思考之唯美水墨画境；静谧而不失灵动，沉默而不失意境内涵。荷塘边，我独享这份境地和宁静。记得孩提时也是在这块土地这片池塘，欣赏荷塘月色和残荷听雨是常有的事，可如今却成了一种奢望。然不变的是残荷肌理还是这股清晰和质感，枝干还是这般挺拔和折，无不昭示着生命的生生不息，起承转合。芳华褪尽，坦然面对年复一年的枯荣。荷花如此，人生亦然。我喜欢拍摄荷花，痴迷于它的美丽，更崇尚其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品格和廉洁的精神。

对于摄影，我喜欢大自然赐予的山水、花卉和鸟类，喜欢原始的民俗风情，用心灵感悟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，于光影中捕捉瞬间的艺术神态。墨荷，便是如此。



七夕会摄影故事